

回忆和话语之乡

耿占春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回忆和话语之乡

耿占春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忆和话语之乡 / 耿占春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5633-4314-8

I. 回… II. 耿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137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.cn>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
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91 号 邮政编码: 530022)

开本: 850 mm × 1 168 mm 1/32

印张: 6.25 字数: 110 千字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6 000 册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个人记忆的考古学

我手边有一些破碎的陶片。它是一些不可追忆的往事，一种无法复原的现实。即使那些考古学者把它们重新粘合起来，即使它们本身完好无损，它也已经是一件脱离了真实的生活空间的碎片。它们被作为珍贵的民族记忆的载体陈列在博物馆内。然而，我们这些观看者并不是它的经验的主人，它与曾经创造和使用它们的身体、房屋、生活的炊烟与庄严的仪式时刻都已经脱离。对于这些陶片，我个人并不是它的经验主体，我们每个活着的人谁也不是它的经验主体。但在民族这个社会空间内，每个生活着的人，都是承载这些破碎的集体记忆的合适的主体。这是一种道德责任：我们是它的沉默记忆的延续者。一种无法复原的对再现的想像、对不可追忆之物的追忆的冲动，这是对永恒的愿望，驱使着我，把它们从大河村的废墟中拣回我的案头，并写进了文字。

它们在这儿只占据一点点的空间，它们是一点点古老的

1

空间，我已无从进入的生活空间。任何残存之物，都是一种缺失现象的印记。这些存在之物，提醒和标记着的是永远不可能到场的缺席之物。它们表记着经验主体的缺席，曾经真实的生活空间的缺席。而我们的记忆是一种缺失的现象学。这就像我的写作，就像我的回忆，它同样是一种缺失的现象学，是显现缺席现象的活动。在我的写作中，回忆显现了经验的缺席，而话语又是回忆缺席的补充物。

这是已经被封存的经验空间。这些陶片，在它与我之间隔着一道时间的深渊。而时间永远是一个谜。在它的面前，我们没有智慧。

在恍惚忆梦间，它们有时也会无限地扩大，而我的生活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隅。

它们曾经是完整的事物。现在只是一个断片。不仅在空间上它是破碎的，在时间上它也无法向前或向后延展，它已失去了这种延续性。

它只是时间的一些碎片，时间与历史的骨骸。一只完整无缺的陶器，当它失去了它存在于时间中的生活空间，也就变为一个碎片了，一种现实的碎片。

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。我能为之做什么？

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，它变为生者的一种职责。一种无声的吁求。一种生命复现自身的冲动。万物的朦胧的渴望。它们变为一种叙述上的难题。我能给予它什么样的

救助？它向我要求的是我不具备的那种魔力——阻止时间的流逝！

这本是上帝的职责。因为惟有他才是万能的，可为不可为之事。犹如耶稣是一个失败的上帝，写作，时光碎片的收集者，也只是一次归于无效的拯救。

茫然地望着这些陶片，我知道它不是死物，我知道数千年前有人创造了它。为了祭祀神灵或祖先，或为了一个美丽的鹿眼睛的女子，为了汲取清凉的水。当我握住它，这只陶片向我的手心散发着时光的凉意。当我触到它，不知触到了谁的手。一只什么样的手描绘了上面的花纹？这种鱼尾纹、星纹或网纹，得自于他内心的何种感悟？得自于他周围的何种事物与地点？那是一双手、一双眼睛、一颗心，在从事神圣的劳作。一个人，他的周围有清澈的大河，有群鸟云集的树林，有奔跑的麋鹿，有他的鹿眼睛的姑娘，而她唱的歌由于纯真又放肆，以致连诗三百篇中的《郑风》也羞于记载……

这么恍若忆梦时，这只陶片于我就亲近了，它是那个生命如今留下来的惟一的见证。沉默的、不开口的见证者。它是那个完整之物的一个断片。

它是那个已逝的生命、已逝世界的断片，又包含着那个世界、那个生命。

这个不可延续的断片——物质的复原如初已是一个赝品——有时会悄然灵活，使时光返回，使事物聚拢，使世界在

其周遭呈现。当一个人叙述他的生活时，他就面临着真伪难辨的个人经验的考古学。当他回忆，他面临着一种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，这就是充满误区的个人记忆的考古学。

我写，我是时间碎片的收集者。然而我知道，有一种力量在悄悄地抹去。它总在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。时间、死亡、忘却、淡漠，在抹去一切存在之物，但也到处留下抹去后的痕迹。我写，我刻画这些痕迹。

我写，我回忆，我聚拢时光的碎片，我汇聚光芒。

创造光芒的写作。

创造微弱的光芒，使看不见的事物在其间隐约现身，试着显形。

犹如埃及金字塔上的可能是献给书写者的颂词：“执笔书写万物的光明。”

目 录

说吧，悲哀●1

离散的记忆●27

往事已成空●52

童谣●99

炉火和油灯●121

梦●138

给天上的姥姥●149

叙述者的命运●175



说吧,悲哀

像草一样常见的,是普通人的死。没有光荣,没有悼词,没有不朽的预言,悄无声息的死。如同他们来到世上时一样,不为任何人所想像、觉察、纪念。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这样的生和死。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吹过童年面庞的风,吹过青草的风。

我熟悉慢慢黯淡的目光,沉入黑夜的无名之躯。复归于无名,复归于风。没有告别的永诀。没有火焰的燃烧,痛苦如岩石卡在喉头。

我的心渐渐成了一座埋葬着逝者音容的坟墓。我的心是死者借以复活的天堂。我的心内闪烁着逝者的目光、话语,时光的碎片,曾经是真实的喊声、笑容和曾经有过的事物的细节。当我不经意间突然忆起其中的任何一点声息、影像,我的心都会为之战栗良久,如置身于冬日的风雪中。

我热爱的、我铭记的亲人、事物、时辰与地点,如今都成

了痛苦之源。

我又能怎么样呢？

我体内一切有感情的部分，都在受苦。

亲人的死，在世界上给我留下巨大的虚空，世界有多大，虚空也就有多大。我试着走开也没用。要有多少盲目生活的热情才能够填满它？

就在这个中秋节的第二个夜晚，我的姥姥离开我而去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您临终前痛苦的喘息，医生徒劳的折腾，而我却不能伸出一个小手指头来帮助您。眼睁睁地，望着您慢慢结束与死神的争斗，悄然远逝。

在白色病室，世界走到了尽头。我们活着的人都已撒了手，观望着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的死亡。我知道您已卷进了另一道河流，而我仍在岸上观望。这河流带着您远离了世界。我听见我的生活之岸也在坍塌……

姥姥在我的生命和精神中占据着一个故乡般的位置，一个来源、一个无限关怀的世界，而今这个圆满的来源的世界消逝了。

圆满，就是内心与存在之物的同一，它意味着幸福。是存在恰如所感的那种和谐一体。才仅仅恍若隔夜的时光，死亡已划开了一道我无法逾越的鸿沟。我闭目思念，姥姥仍以真切的、散发着体息的举止出现在我心中，仿佛我一睁开眼

睛就能看见她，把她从死里唤回。我无法忍受她整个人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。她存在于我心中，这是我的痛苦：我心中的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。

我为我心中的您不再是您而受苦。

我曾经记住的生命的真实性又在哪里？

怀念是多么虚幻。除非我能够把您想出来。

我时时感到离姥姥只是一步之遥，然而睁开眼时就迈入了虚空。我总是在回想中一次又一次重新跨进那天的家门，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，却只是再一次经历了您的死亡。

那天晚上，我陪米米练筝回来，发觉您已躺下睡了。我在里屋听见米米对您说：“太姥，您还给我讲从前的事吧。”每天晚上，您总是给米米讲那些遥远时代的事情或歌谣，催她入眠。我听见您说：“米米，我感觉不舒服，睡吧，今天不讲了。”我知道您感冒几天了，我没有出来。我以为您只是感冒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您喊我，说胃疼。我看见您反复坐起，躺下。我说：“胃疼不要紧，别着急。”您说：“我恐怕今夜间都过不去了。”我感到害怕了，但我一点儿想不到是心脏问题。我说我带您去医院。到楼下时，才骤然感到姥姥病重。

我总是在意识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时刻，假如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常识，假如给她服几粒救心丸，也许她现在

仍然坐在我身边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可以让姥姥活下来的时刻，一次又一次地在生死的门坎前失误，永不可挽回。在慌乱与无知中，我帮了死神的忙，一把把姥姥推下了深渊……

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，如果不是您的死使它中断。

在医院里，我用一张蒙着白布的平车把您推到太平间。姥姥，您的路就这样走到头了？此时夜静城空，明月又大又凉。

他想起太平间、冷藏室，姥姥怎么样了？那里阴冷、潮湿。燕说，姥姥怕冷，姥姥怕受凉，咱们该去给她加件衣服。他明白她现在不需要衣服了，一刻钟之前她还有冷热感，可现在没有了。他的心一阵抽搐。但一会儿，他又感到姥姥冷了。

生的本能左右着他的实际判断，这种想法一忽儿又不见了，一忽儿又来临了。

您已长眠不复醒了。姥姥，死于您也真的再没有什么了。死无法再伤害您了。

长眠，这些话可真像是一个安慰。人在一切灭顶之灾里已预先注入了成吨的大麻，否则人如何去承受呢？就像我此刻独自言语，仿佛在求助于记忆，可也是在向遗忘求援，也是

在我的病体内分泌出一些大麻来。

因为睡眠，因为短暂的遗忘，因为每天都要重新醒来，因而生与死于我总是反复着。许多天过去了，而死还总是那么陌生，那么难以理解，又那么尖利，一次也不想把我的心放过。

每天，清晨醒来，世界都要向我再一次宣布您死亡的消息。我睁开空茫的眼睛，每天重新经历一次这残酷的事实。开始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幻觉，是昨夜的一个噩梦，一个还可以纠正的行为。但光线一点点强起来，死的面孔就清晰可见了。从您留在室内的死一般的寂静中，我感到死神已住进了我的家中，住在我将来生活的世界里，死神已住进我的躯体内。……可白天的世界要每天一次地在我心中再次把您杀死，把您从我恍惚的心中夺走，直到我承认死神的权威，直到我在无意识中、在睡梦中都无可侥幸。而真到那时，我也就可以不受它的威吓了，我也就可以逃脱了。

如果我有一种永远无知的本领，如果我能够使时光返回……

唯有在死的背景下，生才显出是一个奇迹。而活着的人与活着的人相处时，谁又会想到这一点，谁又会珍惜这一点呢？

生是太平凡，太常见，仿佛是永永远远的……

您刚离开这间屋子，可已永不会回来。回来，多么简单，

多么平淡，多么实在的事。在阳台上站一站，对街道上买卖东西的区区小事充满兴致，对我说：“那一家一会儿就卖掉了三盆花！”我笑笑，看一看，陪您站一会儿。我的心，就这么站一站，呼吸一下早晨清凉的空气，喝几口稀饭，您轻轻地走动的嚓嚓声，小心不惊动正在看书的我。我怎么没有懂得这一切是多么宝贵，多么罕见，多么令人留恋。我怎么没有看出，您悄无声息地在那儿剥葱、洗菜、擀面条……一个孤单的老人……将是多么短暂的景象！昨天还在我身边的一切，我又怎么能想到今天就会离开我无限遥远呢？今天要再……已非是奇迹不可。

只要姥姥在我身边，我就仿佛永远生活在故乡。我就不会再惦记她。我似乎以为一切都会永远是一个样子。

等到生活从身边消失了，我才想到她是一个奇迹。而今连心也难以企及，连思念也难以企及。

懊悔、忧伤、记忆，这就是我在自己心里能找到的一切。

但留在我心中的影子不是实体。这是我的痛苦。

姥姥，您的死我们没有告诉米米，我说您在医院里，后来又说您回了老家。我想过些日子再告诉她。今天，姥姥，我们吃着您昨天包好的馄饨，米米吃得很香，她不知道这是您今生今世给我们做的最后一顿饭。我无法下咽这不再是食物的馄饨，无法咽下这些死亡。我想告诉米米这一点。我想我还是等到我能够有心思照顾她的时候。死亡于我还尚不

可解，于这孩子又会是什么呢？她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她如何去承受它呢？那些馄饨会变得比石头还硬啊。

一个人要忘却多少痛苦，才能重新下咽一碗饭！痛苦不会不存在，只是我不再去想它的尖刺。姥姥的生命已无限遥远？昨天？三十六年如已过的昨日，而昨日与今日之间却隔着一道时光的深渊。

从姥姥的坟前站起，走在乡村的路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您已不在这里，我觉得您仍在郑州的家中走动，在那里等我回来，站在阳台上朝路上观望，像我每次多日离开家一样。回到家时我暗暗地怀着一个希望，希望您在敲门声之后还会喜悦地出现在门口迎我。一个注定带来悲戚的希望。可我还是本能地希望着。家里没有您，打开门后的寂静仿佛是您沉默着。我感到我只是来晚了一步，没有能把您留下来。有时我又恍惚觉得您是去了柘城，或太原姨姨家。仿佛我一直无法接受死这个事实，把这想成只是您的“离开”，到别处去了，因而总还会回来。这缥缈的希望不知带给我的是对痛苦的抚慰还是撕裂着不愈的伤疤。这不能再被视之为希望，而是活着的人长长地需要的一个错觉。直到这麻醉品般的幻觉伴我度过心灵巨痛的时刻。

死去的人是离开了。然而谁曾从另一个世界里回来过？姥姥，“在你我之间，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

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”。姥姥，有一个那边吗，有灵魂的不死吗？这些您若知道，您也无法告诉我。

姥姥，您不在了，从被您的存在所充满的生活空间中抽身而去了，世界是这样的阔大而空洞。现在我看见了朝霞，朝霞的灿烂仿佛充满了毒素，树木的绿色中也充满了毒素，我呼吸的空气是有毒的，我要过的日子是有毒的。我被死亡所毒害了。被死亡杀死的是我吗？我意识到我的生命被一个快速向前逝去的车载着，正远离昨天，远离姥姥的那个世界。未来的岁月再渺茫也会到来。可昨天，您刚刚还说着话喝着一杯热茶的那个时辰永不会到来。有什么办法能够中止它的轮子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生活朝着有姥姥的那个昨天走去，再追赶上她，再回到她身边？就像我背着书包——姥姥为我缝制的书包，放学回家！听她讲，一百遍地讲她那些逝去的岁月，和她一起走回那个有丈夫、儿子、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欢乐的大家庭？

我的姥姥曾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家族中的人，到姥姥那一辈，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。如一阵风，没有留下存在过的痕迹。而 she 曾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。现在她死了，她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也全部跟随她死去了。她跟父亲念书的日子，战乱与逃亡的日子，结婚的日子，接连失去三个儿子的日子，她在—个真实的深夜里的行走，长满香椿树的菜园子，黎明时打

开的五道门廊，黄昏中的银杏树，河与船，熟人相见的问候声……她死了。她对一切存在之物的记忆消失了。那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变成了什么呢？

而我仍记着姥姥的一部分生活，我也朦胧记得二十四年前母亲的一些生活断片，一些声音、话语和寂静。当我消亡时，这些，也会随之消亡了。

每一个死者都永远带去了生者的一部分生活。

每一个死者都带去了一个永远湮没在遗忘中的世界。

没有任何历史会记载这一切。

历史是嗜血的，它只会记住血与铁中的光荣与罪恶，无论善与恶，只要是巨人就行。历史不会记住平凡得像草一样的人的生活，人的深情、眷恋、痛苦与死亡。

在这个一切都会消亡的世界上，如今我不会抱怨终将追随逝者而去的命运，使我痛苦的是，每一个死者的生活都是惟一的。每一个生者所经历的事物也都是惟一的和一次性的。它不会被任何复数的叙述所回忆、所铭记。

姥姥，日复一日地，您总是一个人独自坐着，暗自想一生中过往的人与事，可总是没有人听您叙说它。虽然我多半时间在家，可您知道我在屋里读书、写作，除非在休息时我自己出来和您说几句话，您也不用那生活去打扰我。除非在吃饭的时候，过节或团聚的时候，才听你说一些我不记得的或早